

[韩]孔枝泳 著 金莲顺 译

风顺姐姐



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儿，
却不为自身的命运悲叹，
有时候，最平凡的人
却能给别人最深的感动与鼓舞！



孔 順 姐



〔韩〕孔枝泳 著
金莲顺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顺姐姐/(韩)孔枝泳著;金莲顺译.-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391-6023-8

I. ①凤… II. ①孔…②金…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2403号

봉순이 언니 By 공지영 孔枝泳

Copyright 2004© 공지영 孔枝泳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0 by NanHai Publishing Co &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공지영 孔枝泳 through Eric Yang Agency Inc.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10-403

凤顺姐姐 [韩] 孔枝泳 著 金莲顺 译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8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1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6023-8

定 价 25.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0—11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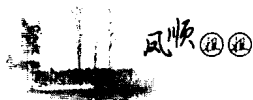
直到叶子再度发芽，抑或花儿再度凋落时，
不时还将会有风霜雪雨的日子。



1

挂断电话后的老半天，我也没离开窗边的电话桌，就地蜷缩着坐了下来。我刚搬来的这座房子窗户朝南，初春的阳光从旧窗帘条儿的间隙泻了进来。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吧，电话机数字按键周围小小的间隙间沉积的尘垢也愈发显眼。2 与 3 之间、4 与 5 之间……只有 4 与 1 之间、2 与 1 之间和 8 与 9 之间的间隙没有什么灰尘，这也许就是因了经常按母亲家电话号码的缘故吧。

这时我才意识到自从一个月前——还是寒冷的冬天的时候——我扯着嗓门与搬家公司的工人经过讨价还价之后，搬到了这个山坡居民区，除了给母亲家打电话之外就几乎没用过这部电话机。哦，不，用倒是用过。在安装煤气、申请电话的时候，因为这部电话还没安，所以借用过房东的电话，当然用的也不是这部电话机。在刚搬进这座房子



的那几天，我就像是在跟可恶的对手进行拼死决战，连续几天几夜都忙着整理行李，直到凌晨才能睡上一会儿。当被从窗户射进来的刺眼的阳光弄醒的时候，我一边茫然地望着新家里还散发着粘胶气味儿的陌生的壁纸和挪了地方的家具，一边不禁想为什么这里这么静呢。然后硬撑着下床，给中餐馆打电话。那边没人接，我一看表原来才早晨七点半。

为什么偏偏给中餐馆打电话，固然是因为我想吃辣炒面汤，但假如没有我的前任租房者贴在窗框上的中餐馆那小小的小广告片儿，我就是想打恐怕也办不到。说实话，当时的我已被人际关系弄得筋疲力尽，所以除了这个安静而陌生的居民区里的中餐馆外，我根本不想给任何人打电话。而且事实上，对连中餐馆也没有接电话一事，我甚至还心存感激呢。

其实那会儿我已经开始想着风顺姐姐了。那是时隔二十几年的突然回想。也许是我对妈妈刚刚打来电话告诉我的事儿有预感吧，要不怎么就单单想起了风顺姐姐呢。

“听说风顺又失踪了。”



听妈妈的口气似乎无意招惹近来变得特别敏感的我，“你小沙河的姨妈说昨天在一个婚礼上偶然遇到了大地沟来的人，是听她们说的……她们说凤顺好像跟一个流窜的狗贩子对上了眼儿……真是的，留下四个异父孩子，也不觉得害臊哟……”

“孩子们不都上着学呢吗？可她到底跑哪儿去了？”

“要是知道那个不就好了？她大女儿嫁到了光阳，其他几个孩子也倒是都长大了……说她走的时候跟孩子们说了，她挣了钱就来领他们走，可是不管怎么说，总是个事儿……我想多问点儿什么也不合适，毕竟我也不能负责到底，光问有什么用啊？哎哟你看，都怪我，心烦意乱的……本来不该跟你扯这些的呀……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干什么都不上手哦……虽说她是跟男人私奔的，可说老实话她是长得好看哪？还是身材好哇？你说谁还能带走明后天就要当奶奶的人让她享清福去啊？还不是看她能干就骗走她，好使唤她嘛。上次她就是跟了个什么木匠，光在工地上使劲儿干活儿了，到头来只多了一个孩子，就身无分文地给撵回来了呀。咳，人的命到底是什么呀，你看她，小时候



就命苦，到了现在也没什么好结果哦……就是，没事儿，你不用操心……对了，书卖得好吗？”

我没有吱声儿。我知道妈妈突然打住话头而未道尽的话是什么。不外就是：“你在写作呢，说那些烦心的事儿干吗呀……都是命啊……她如何生活，人家的孩子如何生活，其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也不是同一血脉……你就做你的事儿吧，你自己的事儿……”之类的话。

也许是意识到了我会心烦意乱，妈妈急急忙忙地挂了电话。就在电话将断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话要说似的急促地喊了一声妈妈。但是电话已经断了。我最后想要跟妈妈说的会是什么呢？会是：“哦不，妈妈，她都五十了，那是真的吗？还丢下四个孩子……”之类的话吗……不，不会是那种话……因为我知道，凤顺姐姐会那么做的。即使过了五十奔六十，她也会那么做的，那样的她才是凤顺姐姐哦。开始是逃离后爸，逃出教会执事家，与洗衣店的伙计私奔，后来跟了个走南闯北的木匠，这次又是个狗贩子……我正犹豫着要不要重新拿起电话的当儿，浑身突然就被一种无力感攫住而一动不能动了。



那是一种预感。我常会因某种不可知的预感而打寒噤。几年没音信的大学学姐突然在梦里出现，第二天就会听到她服毒自杀的消息；梦里与远嫁美国的好友一起在校园里徜徉，肯定马上就能接到她报喜的电话。我刚搬到这座房子就想起了凤顺姐姐，在连夜整理完行李醒来的第一个早晨，在想着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安静的时候，这种预感再次降临。

那时的我像是突然成了个宿命论者。我想从一个人出生的时候起，宇宙的所有力量——星星的位置、地球的自转方向、金木水火土等五行成分——就会深深地透进他柔弱的肉体间，直到他重新投胎之前是绝对摆脱不了的吧……假如事实果真如此，就算姐姐丢下四个孩子跑了，哦不，就算她在逃跑时死了，再不就是我现在当场就死掉，那些悲伤或悔恨之类的情感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在命运面前慌忙应对，只要独自嘀咕活着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可以了。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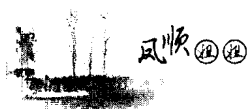
2

经常有人问我：故乡是哪里？首尔。每次这么回答的时候，我总会产生一种似乎生来就是一个流浪者的奇怪感觉。我出生的 1963 年，就是朴正熙成功地进行自称为革命的政变，建立起第三共和国的那一年；就是全国各地的学生不断进行示威游行，大韩重石等三家国营矿业工人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的那一年；就是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汉江口上矗立起亚洲最大的休闲场所威克赫尔，我们的姐姐们开始在外国人面前扭捏作态，展示那粗短胖大腿的那一年；就是冬天出奇的冷，使得仁川海港在开航八十年来首次冻到七十厘米的那一年。那时正是 1963 年冬天。然而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首尔却开起了小而可爱的草杜鹃，也长出了狗尾草，稍走出城市一点儿，还能看到插有细如发丝的秧苗的窄窄的稻田……在小沙河站附近，几条



小溪上游动着鸭子，水里还有很多水蛭；马车夫驾着马车缓缓驶过站前……在如今已成为地铁忠正路站的西大门附近，来往着叮当叮当地响着铃声的电车……河堤上开着一簇簇野花，招来五颜六色的蝴蝶飞来飞去……我们到兰芝岛去游泳，在小沙河上滑冰……长在新村转盘路上圆形喷水池沿上的紫色圆三色堇花，在当时是那样地富有异国情调……

是的，我的故乡是首尔。而且在故乡开着草杜鹃的一个角落，有着我和凤顺姐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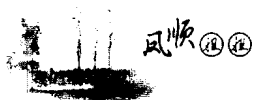
3

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比鸟瞰图还要清晰的阿岷洞的山坡居民区。它清晰得即使让我现在马上穿上外套去找，也不会走差任何一条胡同。曲曲弯弯无穷无尽的山坡路，用石块儿和草袋垒起来的台阶，长着柳树的胡同口，像兔窝一样连成片儿的低檐房子，在深井里神奇地养着红金鱼的跛脚奶奶家，早晨拿着紫色尼龙网兜去市场打工的婆娘们，看上去比我大上十倍却常常淌着哈喇子的早已忘了姓名的小伙子。

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那里有正要去美国留学而没有什么能力的爸爸，有从小过惯无忧无虑的生活而在贫穷面前变得十分敏感的妈妈，也有读中学的姐姐和哥哥，还有凤顺姐姐。说来在我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最先看到我的小脸的人还是凤顺姐姐呢，失望地告知妈妈生的是个丫



头的也是她，代替产后虚弱的妈妈搂抱着婴孩睡不上囫囵觉的仍是她。后来我知道了当时的风顺姐姐只有十三岁。



4

我出生的家是个进大门以后还得下十来个弯弯曲曲的石阶才能到达门廊的地方。门廊的右侧是房东住的宽敞的进间，还没到那进间的左侧有两间旧洋铁皮房顶的房子，那就是我的家。房东家的院子里有棵长在生着红锈的大铁桶里的石榴树，树下总有一群秋天被逮来，来年夏天被杀了吃的小黄狗。妈妈在生我以前就搬到了那个家，托着“善心的房东”的福过了好几年艰难的日子。

我们用的院子与房东家隔着一些距离。就像是要和房东家的院子划清界限似的，妈妈在院子里摆上了一溜儿苹果箱子，装上泥土种上了向日葵。现在我会想，妈妈为什么偏偏要种向日葵，而不种些南瓜、黄瓜，抑或辣椒、茄子什么的呢？到了秋天，风顺姐姐就会打下葵花子，让我们把它当做上顿和下顿之间的零食，可那无论对我们



孩子还是母亲而言，还不如半块糖果管饱呢。但是妈妈还是每年都种向日葵，而且一开花就会指着那些金黄的叶瓣儿对我们说：“多漂亮啊，是不是？”

当妈妈到外婆家在南大门市场的摊位上练摊儿，姐姐和哥哥都上学以后，甚至连房东家也都没人在的时候，整个院子里时常就会只留下凤顺姐姐和我两个人。那时凤顺姐姐就会搬过四角已磨圆的洗衣石板儿，躲着当头照射的阳光坐在院墙荫下，把我抱到自己的膝头上用染指草给我染小手指甲和小脚趾甲。但是我不愿离开凤顺姐姐的理由却不是这些，而是凤顺姐姐总会给我讲故事。



5

“就这样，她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听了新妈妈的吩咐……当她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后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哟。但是她是个很乖很乖的好孩子，所以就忍着害怕一直往家里跑啊跑啊。到了自己家的大门口，她就喊新妈妈：妈妈，我回来了……”

每当讲到这样关键的时候，姐姐总会弄出像鬼怪片里那样的细细的颤抖的噪音，而且还会把膝头上的我稍推开一些。虽然我早就知道了下面的话，可还是会害怕得使劲拽住姐姐试图靠近些。但是我也知道，使劲拽住姐姐的话姐姐就不会把故事讲完了，所以在短暂的无力的争执之后，还是不得不强忍着害怕稍离开姐姐一些，但手里还是拽着姐姐黑裙子的一角。姐姐似乎觉得我害怕的样子可爱得很，就会勉强藏住满脸的笑继续讲下去。



“可这是怎么回事儿呢？没有人门却自己刷——地打开了，她就高兴地走了进去。可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啊？白天她离开的时候还是好端端的家，现在却成了一片黑暗的空地……她以为走错了门，又跑出大门看了看。只见家门口胡同里的柳树啦左邻右舍什么的都还在呢，我这不是做梦呀，这儿就是我家哟……于是她又走进了大门，可依然是那个样子哎……就当她在黑暗中左瞅瞅右看看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背后叫她的名字！她刚一回头，大门哐的一声关上了！她急忙跑过去推了推，想拉开门闩，可一点儿都没用耶。这下她连出都出不去了。就在这时她听到了新妈妈的声音，但是看不见人：水——开了——快点儿准备——煮了小孩——吃啊——”

每每听到这个地方，我都会吓得更加紧紧地拽住姐姐的裙子。那时凤顺姐姐就会像安装了弹簧一样呼地蹦起来，硬甩掉我抓住裙子的手，提高嗓门继续讲着：“水都——开——了——快——点儿——准备——煮了骄儿吃——啊——”

我虽然想着这也许不是真的，是闹着玩儿的吧，但